

《學苑》再煽動「港獨」 分裂國土罪大惡極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自決」，煽動「港獨」言論，其1月號竟再刊登「港獨」文章，提出要「向中共宣戰」，引發社會極大憤慨，但港大管理層卻一直埋首沙堆，或輕描淡寫的說兩句，企圖以言論自由為「港獨」言論開脫。早前港大校長馬斐森撰文對《學苑》文章多番袒護，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更指，港大一向推廣言論自由，學生只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同樣享有言論自由云云。梁智鴻的包庇言論實在荒天下之大謬，因為言論自由並非沒有禁區，學生負責也不是校方推卸責任的理由，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出自最高學府的管理層，令人不能不產生懷疑，難道香港大學這所聲譽悠久的學府，已變質為「顏色革命」的溫床，成為分裂國土的藏污納垢之地？

作為培養人才的最高學府，港大管理層沒有理由不明白言論自由的性質。言論自由作為一項基本權利，它並不是絕對的，毫無限制的，它不能被用作發表暴力、誹謗、淫穢言行，或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前曾有人開玩笑在網上提出上街去強姦，便馬上受到司法檢控；如果有人重提納粹德國的「種族優先論」，相信也沒有一所大學可以容忍；即使在西方國家，如果有人提出要針對政府進行「聖戰」，即使是口頭上說說，或發表學術性文章，相信執法部門也會立即將他們拘捕。毋庸置疑，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在香港提倡分裂國土、「獨立建國」，已經越過了言論

自由的界線。

港大管理層豈能為「港獨」開脫？

再說，《學苑》所發表的文章鼓吹香港「獨立建國」，已非學術研究，他們倡議「武裝革命」，採取各種實際行動走向「民族自決」，例如怎樣確保水及能源不依靠內地；如何搶奪解放軍駐港部隊武器；如何與「藏獨」、「疆獨」、「台獨」共同「起義」。分明就是分裂國土，顛覆國家政權的反叛行動綱領，就算內地政府不便越俎代庖，特區政府也不能坐視不理，任由一群無法無天的大學生和一撮沒有原則的大學管理層公然

違法，仗着學術的保護傘進行分裂國土的反叛行為。

《學苑》的文章以英國蘇格蘭、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運動為例，杜撰出子虛烏有的「香港民族論」。首先，以上兩地的歷史和實際情況和香港風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作比較。早在1608年，法國人就在魁北克建立了第一塊永久殖民地。1756年至1763年，英法打了十年仗，法國戰敗後被迫將加拿大割讓給英國。魁北克省雖然是加拿大的組成部分，但由於文化背景不同及歷史的心結，法裔與英裔一直存在矛盾。蘇格蘭歷史上更是獨立於英國的獨立王國，經歷了數百年外敵侵略，為反對英格蘭的佔領，曾發動過2次獨立戰爭，1707年才被英國合併為聯合王國。蘇格蘭雖然受到英國管轄，但在內部立法、行政管理上，擁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空間。而香港最早可追溯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23年），中國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此開始，香港便置於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島。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軍艦上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不要葬送港大百年學府清名

從上述情況所見，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國的蘇格蘭要求獨立，是有其歷史根源。但有史以來，香港都不

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是炎黃子孫，從來就沒有所謂香港民族的存在。提出「香港民族論」的人，若不是別有居心，就是對歷史知識一無所知，實在枉稱大學生。可以說，即使在港英時期，香港也沒有提倡「獨立」的理論基礎。所以，回歸祖國是香港唯一的選擇，也是最光明正確的路，任何人想將香港由中國分裂出去，那只是吃了反華迷幻藥產生的癡心妄想。那些包庇「港獨」思潮，把分裂國土的叛國言行當成是學術研究的港大管理層，同樣是缺乏基本常識的糊塗蟲。

學術研究不能凌駕國家安全，言論自由也不是藏邪縱奸的保護傘。馬斐森雖然是個外國人，但他既然能擔任港大校長，他就不能對香港的歷史一無所知，更不應該連言論自由的底線也搞不清楚。梁智鴻是個老香港，一直以來深得政府信任和看重，更有責任為他的學生負責，為七百萬港人負責，為國家主權和十三億中國人負責。自古以來，分裂國土，罪大惡極，要香港大學免去漢奸大學的臭名，香港大學的管理層就得端正態度，嚴肅處理「港獨」言論，免得惹起民憤，干犯刑責，白白葬送了這百年學府的清名！



■梁立人

拉布延誤工程 窒礙經濟民生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發起的「拉布戰」和「不合作運動」已嚴重影響新工程項目的審批，本人和其他建制派議員都十分關注審批基建項目撥款進度緩慢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問題。工程撥款延誤除了令建造工程成本上升，浪費公帑之外，還將嚴重影響從業員生計，更會影響議會正常運作，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窒礙經濟民生。

根據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項目的統計，2013至2014年度原預計新工程撥款總額為431億元，但實際新工程批准撥款總額只有36億元，相對於2011至2012及2012至2013年度的新工程批准總額1,607億元和909億元，大幅銳減，甚至比2003年「沙士」期間所批出的新工程撥款220億元還要少，工程建造業界非常擔憂。十多個建造業的商會、工會和專業學會在11月底成立「建造業大聯盟」，促請立法會議員履行職責，從速停止拉布。本人也是大聯盟的成員。

批准撥款銳減 從速停止拉布

目前本港正在進行多項大型基建和屋宇建造等工程，造成建造業工人需求增加，人手顯得相當緊絀。香港建造商會和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在去年11月到會員地盤進行調查，發現兩方面的人手分別欠缺3,300多人及1,500多人，據此推算全港欠缺約12,500名建築工人及約4,600多名機電工程工人。不過，業界朋友同時指出，由於政治爭拗影響了基建工程的規劃，今年至明年多項大型工程同時到達施工的高峰期，造成人力嚴重短缺。但是，如果下一批工程未能及時推出，就會出現另一極端，工程量不足，嚴重影響36萬建造業從業員的生計，導致業界「一時飽死、一時餓死」。業界估計，每年政府在公共工程的開支要達700億元以上，連同私人項目兩方面合共約1,800億元，業界的生

計和發展才能夠持續。「建造業大聯盟」估計，如果建造業失業率回升至2003年的19%，就會有近7萬多名從業員失業。工程撥款延誤也會對行業的持續性造成嚴重影響。一方面，業界約有一半工人的年齡高於50歲，而培訓新學徒成為熟練工人需時5至6年，若工程量於未來數年大減，不但現有工人「無飯開」而被迫轉行，行業前景不明更會令本來有意入行的年輕人卻步，多年來的培訓工作將付諸流水。另一方面，建造業界有許多中產專業人士，包括工程師、測量師、工程監督人員等；若未來工程量大減，引發大量資深專業人士流失，而且「一去無回頭」，即使日後各項工程再「上馬」，業界亦會因人手不足出現真空期。此外，政府對駐地盤人員的待遇設有限制，若超過一年未有受聘於政府工程，再受聘時會當作新入職人員，由該職位的起薪點重新計算薪酬及福利，變相大幅減薪，將迫使一些資深專業人士無奈轉行。勞工流失亦會導致工人為追上完工日期要被迫加班趕工，引發工傷意外等職業安全問題，嚴重影響工程質素，長遠更會導致香港建造業的競爭力下降。

反對派應回歸務實理性

反對派議員一方面質疑政府「屢次硬推爭議性較大的基建項目」，另一方面主張立法會「優先審批攸關民生的項目



■盧偉國

上，基建工程項目都攸關民生，並且與本港長遠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項目動工期間，可直接增加就業機會；在項目完工之後，又可促進各行各業的發展。如果各類公共設施和基礎建設因為工程撥款延誤而延遲落成，必將禍及房屋供應和交通運輸等規劃的如期落實，直接影響社會民生。至於所謂「爭議性較大或較小」亦難免引發更多爭議，因為不同性質的大、中、小和長、中、短期的工程項目，有不同方面的社會影響，但可能同樣迫切。事實上，一些外界原本以為較少爭議的撥款項目，最終卻遭到反對。例如，有關新界東北發展的研究已開展十多年，亦在2007年列入十大基建項目，並分三個階段進行公眾諮詢，多年來社會意見不算嚴重分歧。孰料，去年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卻成為攻擊目標，以致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

議會的「不合作運動」和「拉布戰」持續期越長，經濟民生所受的拖累就越大。本人籲請反對派議員回歸理性、務實，為香港未來的發展着想，盡快停止拉布，以免影響工程和建造業界的可持續發展，打爛業界從業員的飯碗，甚至剝奪新一代向上流動的機遇。

公民黨謀改黨綱加重「港獨」色彩

江波

「佔中」行動失敗後，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接受報章訪問時稱，「雨傘運動的抗爭手法是範式轉移」、「我呢啲『老餅』唔啱使，需要年輕人招呼中共」；他還稱，公民黨要回應時代呼喚而作出改變，會有本土論述。最近梁在公民黨會員大會致辭時已提及這個主張，後來有更進一步想法：在邁向2016年創黨10年之際，應該重新審視創黨宣言，至於是否把本土意識寫進創黨宣言及黨綱，雖未有成熟的結論，但須面對這議題，至少要有一個論述。

梁家傑為修改黨綱做輿論準備

梁家傑的這番話實際上是傳遞了三個訊息，公民黨要「改黨綱」，欲改變對抗策略，走「本土」、「民粹」路線。儘管梁家傑在訪問中不敢明確說出這些內容，但事實上，該黨的這一策略早已在進行，「佔中」之後步伐加快。

2014年12月立法會辯論「港人優先」議案，梁家傑發言時引述練乙錚文章稱，香港不需要「德國『人種民族論』」，而需要「法國『公民民族論』」，前者指血緣膚色，後者指生活與制度，香港民族定義應跟從後者，以維護核心價值、生活元素、制度及衣食住行等為界線。實際上梁引用他人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推銷「香港民族」。

梁家傑所代表的公民黨，不斷強調「香

港民族」，更試圖通過西方的政治理論去為「香港民族」作出定義。這種政治主張顯然已經越過了政治「紅線」，儘管其表面上是在進行「民主政治抗爭」，但本質上卻是「港獨」的主張與思維。如果再結合梁家傑近日的言論，「本土意識」、「香港民族」等言論，不難看出，梁家傑作為「黨魁」的公民黨已不僅僅將「港獨」視作一個「選項」，而是在着手落實。

2012年，公民黨為立法會選舉展開的「反赤化」政治文宣，實質上是這一思維與主張的首次「試練」，而「佔中」事件的發生，則是第二次「試練」。促使公民黨「下定決心」修改黨綱是「佔中」遺留下的「政治遺產」，就是非要同中央政府鬥一鬥，當中最為典型的是梁家傑講的「範式轉移」說。

公民黨要變成「港獨黨」？

所謂「範式轉移」，是指一個領域出現新的學術成果，打破了原有的假設或者法則，從而迫使人們對本學科的很多理論做出根本性的修正。套用到公民黨身上，「佔中」的「範式轉移」便是「港獨」思維與主張的「落地」。公民黨傳出來的消息稱，「範式轉移」並非梁家傑的一時興起，黨內多次開會時都涉及這一問題，有人建議應當將「香港公民」這一用詞加入其中。眾所周知，只有主權國家才有「公

民」稱謂，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只有「居民」及「市民」之稱，除了一些外籍居民外，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中國公民」。如果公民黨故意強調、推銷「香港公民」的概念，將香港等同國家，無疑是在與國家分庭抗禮，這不光是鬧獨立，還在鬧分裂了。

從梁家傑的言行，可以看到「台獨」勢力（包括民進黨）的影子。在台灣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台獨」主張利用政治體制的開放於島內迅速發展，而台灣政治轉型前的二元政治體制又為「台獨」勢力的擴張提供了機會。在理論層面，「台獨」主張與民主化、本土化相結合，惑亂人心；在操作層面，由「暴力」向「和平」方式演變，由「革命」向「民主」演變，由體制外的行動，向體制內滲透，最後通過選舉獲取政權。

眼下的公民黨，似乎也是在沿着這個軌跡運行。梁家傑提出「修黨綱」，名義上開口閉口「民主」、「本土」及「香港民族」，還要拉扯上「公民民族論」、「香港民族論」和「民主意識論」等，骨子裡推崇的，是臭名遠播的「城邦論」、「香港自決論」，嘴上講民主，「港獨」藏心中。實際上，公民黨正在走一條極其危險之路，正在從一個香港特區的政黨走向有實無名的「港獨黨」。（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2月號，內文有刪節）

張賢登鄺俊宇辭職因上位無望

資深評論員 郭中行

「人質」被殺凸顯安倍愚蠢無能

資深評論員 黃海振

民主黨內部正就何俊仁「辭職公投」的建議爭論不休，但禍不單行，日前民主黨創黨成員張賢登聯同其「徒弟」鄺俊宇雙雙辭去中央委員職位。張賢登辭職後更向傳媒「大控訴」，指民主黨中委連正、副主席只有30人，但元老竟派出22人團隊出選，此局面有操縱性，並不健康，因此寧可退選中委，惜黨並無退選機制，結果真的當選，所以只能選後辭職。另一辭職的鄺俊宇表示，當初是「師傅」張賢登帶他進入中委會，因此決定與張共同退選。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何況張賢登多年來一直得到民主黨看重，更曾任民主黨大管家，大力栽培，只是他最終自己不爭氣，多次出選立法會都繳羽而歸，按理來說，他與民主黨只有恩沒有仇，何以會突然辭職並且口出惡言呢？更可笑的是，他自己其實也曾是主流派一員，得到主流派重用，雖然及後因為他總是扶不起而在黨內被邊緣化，但也不至於對主流派掉轉槍頭，公開「炮打司令部」。

其實，張賢登、鄺俊宇退黨的真正原因，並非甚麼主流派掌控民主黨中委。否則，主流派早已控制中委及正、副主席，「垂簾聽政」多年，為甚麼張賢登不早早辭職？他與鄺俊宇這次發難，不過是眼紅少壯派上位所致。在剛過去的民主黨管理層改選，主流派仍然保住主席及多個重要職位，但同時少壯派亦分據要津，除了得到主流派和少壯派接受的羅健熙及何俊仁愛將尹兆堅出任副主席之外，15名中常委之中，7位為「80後」黨員，包括袁海文、區諾軒和黎敬璋等。

少壯派能夠急速上位，一方面是因

西方走廊 拯救人質需要實力，但更需要智慧。日本「人質」事件發生後，安倍原認為是普通記者，並不十分在意。隨著輿論的大肆報道，壓力越來越大，才想到解救。安倍原想交付贖金可以萬事大吉，殊不知走漏風聲，受到華盛頓「繳贖金會增長極端組織氣焰」的警告，於是進退兩難，惟有反覆彈唱「絕不會對恐怖分子屈服」。湯川遙菜被斬首，安倍為了瞞天過海、誤導輿論，聲稱在日本駐約旦大使館成立副外相領導的應對策略小組，遺憾的是小組對人質所處位置、該向誰聯絡等皆一無所知，凸顯安倍政府的愚蠢無能。

恐怖分子原來要錢，安倍想付又付不了；極端組織隨後改為「要人」，而要的人又不在安倍手中，無能為力，於是繼續彈唱「人質安危高於一切」、「日本不會妥協」等陳腔濫調。事件引發日本民眾強烈不滿，並於近日在首相官邸前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安倍到處惹是生非，給日本人招來禍害，要求政府必須解救人質；示威者高喊「安倍、救健二，救不了你就下台」、「別到國外惹是生非」等口號。

東京屢犯常識大錯

安倍多次強調會全力營救人質，但策略卻屢屢犯了常識錯誤。安倍看到人質被劫持視頻後的反應就錯誤連篇：一是站在「伊斯蘭國」IS對立面以色列的國旗前舉行記者會，等於是火上加油；二是事發後不是找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幫忙，而是向IS死敵約旦求援，顯見「找錯了對象」；三是與英國首相卡梅倫在電話高談闊論，不懂得需要做的是實事。東京其實早就知道有日本人被扣在IS手中，卻高調拿出2億美元支援美國實施空襲；多次刺激「伊斯蘭國」，犯了大錯。

據日本《產經新聞》分析，伊斯蘭世界本是親日的，因為日本二戰後不再發動戰爭，但安倍上台後例行逆施，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憲法、改變武器出口原則，讓國際社會認定日本已經變質。日本《週刊實話》發文稱，專家早就警告安倍，因為美、法對IS進行空襲，日本一直負責後方支援，會招致「伊斯蘭國」的報復，可能成為恐怖襲擊的最大目標，但安倍毫無警覺。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評論則認為，東京近年緊跟美國，在國際上搖旗吶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導致日本人質被綁架。

外交舞台的大失敗

安倍觀看了湯川遙菜被殺害的視頻後，專門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IS處死人質的可信度「高」，強調IS必須盡快釋放另一名日本人質，鬧出國際大笑話。日本廣播協會披露，安倍已經透露「日本無意繼續加入美國主導的針對IS的軍事行動」，又稱只會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模稜兩可的表態、似是而非的講話，顯示安倍繼續採取欺騙的手法蒙騙傳媒。安倍在人質問題上毫無作為，是外交舞台的大失敗。

由於美國根本沒有將日本人放在眼裡，也沒有幫日本人質講話，更加限制安倍繳交贖金解救人質，導致安倍尷尬出糗，在日本民眾眼裡成為無能政府。儘管安倍近日通過不同渠道表示，以後將不再參與美國和法國的襲擊行動，也不再為襲擊行動提供支援，但為時已晚，因為世界媒體已經讓安倍變成「千夫指」。日本共產黨議員池內沙織諷刺說：「湯川被殺害後，安倍只會說難以言表的憤怒、不可饒恕的罪行、日本不會屈服等，就像是一個毫無表情的複讀機；無論安倍如何巧舌如簧，都改變不了其無能和愚蠢的形象」。